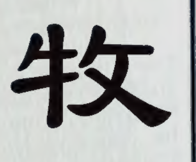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三十二目

察奸

張詠十見　包孝肅公拯二見

范純仁三見　李南公

呂元膺二見　周審玉

路伯通　王安禮

薛向　何執中

石公弼　任顓

張杲卿　張逸

俞獻卿　孫長卿

李繹　劉徽柔

張田　閻從

李疇　王受

韓彥古　劉元瑜

李完　貢師泰

江濬　汪澤民

馬裕齋　周崑

殷雲霽　雍泰二見

李亨　甯直

劉麟　戚賢

鄭洛書　馬文煒
郭彭祥　文林
王士嘉

牧津卷之三十二　察奸

明山陰祁承㸁輯

趙廣漢

趙廣漢爲京兆尹、凡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話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

質此宿衛臣也釋質京兆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

自劾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又奉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莫能及

擿發如神不難而令盜賊死無所恨爲難

廣漢滿腔精神無所不注方得爾爾

周紆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

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紿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戶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對惟有庭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庭掾疑君、乃收庭掾考問、具服、役人莫敢欺者、

載藁入城、自足發奸、何至陽與死人語、作此伎倆、

方備

方備爲洛陽令、功曹實憲客、爲憲所誣、夜殺人

斷頭著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竟具服，

用小術與周紆同，然已預知爲功曹所殺矣，

孔奕

孔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之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我兩甖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一甖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

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

在官有惠化、豈以一察為明者、餉酒之呵、特偶然耳、

國淵

國淵初從魏太祖征關中、為居府長史、統留守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破、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或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

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遷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太祖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敎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促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

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

上首功、故多僞增、國淵之對、深爲識體、安有封域之內、可以誅戮侈功者、觀其列卿位、而布衣蔬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蓋一廉靖之士、故所見深遠若此、

莊遵

揚州刺史莊遵、性明察、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李

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便即告官官司考掠其叔大過因而自誣遵謂吏曰叔爲大逆速寘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夫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擒之送獄叔遂獲免又行部聞女子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云夫遭火死遵疑焉敕吏輿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腦考問乃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案伏其罪

血而污叔懼而不哀兩者之情易曉但不
知莊遵有何術便知有物當自往耶

李孝基

李孝基知鄧州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
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乃抵吏罪
非三日亦未便得情所以斷獄不可[illegible][illegible]
心乘

陸雲

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夫被殺而主名不立、其故自屬妻、妙在錄其妻而不問、又妙在於十里外跡之、

任城王湝

任城王湝領幷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惜哉止鉤得一老嫗

彭城王湝

彭城王湝爲滄州刺史纖芥知人間事有淫浪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湝察知

之守令畢集,敵對衆曰食雞莫何不償還値也。
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用察殊小

張鷟

張鷟爲河陽尉,有呂元者,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糴官粟,忱不認,元執之堅,久不能決,鷟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元是,卽注云是,不是卽注云非,乃取原牒問之,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又取僞書括字問之,元注云

是、去括乃是僞作憑仗書也、元遂服罪、

辨姦之中、亦得吏趣、

韋鼎

韋鼎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刼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其人驚懼、卽自前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妾、及還、妾盜珍物投之、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斷客死、

成上州。縣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僧詰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擒僧。并獲贓物。自是郡內肅清。道無拾遺。

客姦而不殺。其情易辨。然滑之詰妾。何以前知。

武行德

武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菜入城中賣。有桼門從嫗買。少償其直。取菜反

覆顧視而去，嫗鬻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筥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即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服若神明，都下清肅，

只以賞錢之厚，下人反至作奸，所以上之舉動，不可不慎，

高謙之

高謙之襲父爵，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

指作偷盜諸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

鈎索眞賊，此法頗佳。

張詠

張詠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

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羣官聚廳不曉其故詠乃召問爲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繫巾痕即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牒自披剃爲僧也

乖崖作用每出人意表然於據案熟視時已得其情

包孝肅公拯

包孝肅公拯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

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拯[illegible][illegible]

綱紀、聞者皆憚、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逕造府、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卽命大開衙門、使逕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使訴訟逕得至庭下、便民更妙於察奸、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儋年中毒暴卒、純仁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因會客罷、是夜

門下人遽以疾告，純仁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小殮，口鼻血出，漫汙幎帛，純仁疑其死不以理，果爲寵妾與小吏爲奸，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在鱉肉中，純仁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僭年果不嗜鱉肉，爲坐客所并，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覬他日獄變爲逃死之計，人以爲公發擿姦伏如神明，

均之中毒，而緩急後先，獄情所關不淺，折

獄者、不可無忠宣之細心密體、

李南公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者、四十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具服罪、盖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效、

窮奸之道、不可不博聞、

呂元膺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鎮岳陽出遊、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轝者駐道左、男子五人、皆縗服隨之、元膺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皆姦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皆刃、衆曰、某等不省而盜、謀過江掠貨、假有此轝、渡者不疑、元膺令劾之、則同黨數

十先彼岸期集矣。

忠信待人者，而能察盜於隱形潛跡之間，胸次固有識。

周審王

周審王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爲名，威動府縣，審王曰，此有所倚而爲也，因按詰之，盡得其奸狀，杖其背，械送闕下。

乘傳之詐僞百出，司徼者，故當時爲覺察路伯通。

路伯通爲原武令、有種瓜者、一夕爲人盡鋤其苗、詣伯通陳告、無明証、遣之、翌日托以他用、命種瓜隣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各書姓名、潛使人吮其鋤、果有苦味者、捕獲、遂伏罪、

小察

王安禮

王安禮爲開封尹、時京城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畧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

曰吾得之矣呼問薛若豈有素不快者耶三[illegible]
鬻筆求售者拒之怏怏視其意似見銜即命捕
訊果其所爲即梟首於市不逮一人又京匿[illegible]
書誣告一富家逆謀者有旨根治安禮搜驗富
家無跡因詢有舊怨乎荅數日前有鬻狀人馬
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乃密以他事紿馬
生對款即取謗書字校之畧無少異同而訊鞫
其家果爲生所作京師號爲神明

安禮兩訊匿名妙不在摘奸之明而妙在

不逮一人、

薛向

薛向初爲京兆戶曹、兼監商稅、有賈胡過稅務出銀二篋、書其上曰、寄使遺涇源都監、向曰、此決僞也、安有大臣餉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府治之、果伏其詐、

賈胡之作僞易曉、

何執中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鞫致不得情、或曰、

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推之，問之，能識其名則是非，而置羊角其中，餘皆令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

妖黨之奉師諱，何甚謹也，一入名籍，嚴於事神明，而敢于嘗國法，今邪教滿天下，其之實，教察之殊易，如此訊法，所當悉知，

石公弼

石公弼爲漣水丞，僕倖商公備，綱舟行淮，以溺

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竊官錢、故詭為此說、即收捕窮治、皆伏辜、

以風辨溺、自無遁情、

任顓

任顓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顓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伏為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

定亂自在察微、

張杲卿

張杲卿知潤州、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杲卿命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不、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杲卿曰、衆皆不能辨、婦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與其謀、

此婦人淺於爲奸、故其事易剖、

張逸

張逸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騶長殺人誣道傍行者縣令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

囚色冤守者氣不直惟深心者能察之

俞獻卿

俞獻卿爲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

殺之、詰縣紿言師出遊矣、僧曰、吾與師共、來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此僧殺師之情、不必辨於色動之際、即詰縣言師出遊、其情便露、

孫長卿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迺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二人、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服、

惟察其言不情，故得其死弟之情，

李繹

李繹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讐耶，曰，無有，曰，有亡失耶，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侄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盜物者，必不盜人子女，李蘊之訴大愚，繹亦緣情而斷，自能得情，

劉徽柔

劉徽柔明敏善聽斷，遷洪洞令，縣人徒達者，投牒於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侄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侄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置於法，

當在熟視時，已得其僞，

張田

張田知廣州，廣舊無外郭，田始築東城，賦功五十萬，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遽知其僞，召邏

者戒曰、今日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嘉靖中、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遇之、往往棄所携物駭而走、督捕者疑其僞、密遣徤卒詐爲行人、提衣囊夜行、果復出、掩之、乃盗者蒙黑羊皮、着鐵爪於手、乘夜恐嚇人以取物、事與此同、

閻從

閻從爲新安縣尉、縣有鬻麥商爲賊所殺、莫知

王從因集吏民至屍旁諦視忽一人作[illegible]前

立命卒引詰之賊遂服嘗於道中遇數人[illegible]

若貴遊者從曰此巨盜也邏致之果得其資貨

境稱爲神明

詰屏樹而立之蠢盜易辨驕從貴遊之巨

盜難

李疇

李疇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

疑爲讐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

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姦、究治果與叔父家有怨、

不但識能燭奸、抑且力能持正、

王受

王受爲東阿丞、邑民王虎當受重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受曰、此必王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虎、遂伏罪、

姓名隨戶籍所繫、奸吏尚欲增改筆畫、何況其他、

韓彥古

韓彥古知平江府，至郡，有士人持吏短長，投狀以占能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爲，必有吏人爲者，其人錯愕，卽以實告，於是捕吏杖之，一郡以爲神明，

今士人之投狀，更有吏不能爲者，不可以古槩今也，

劉元瑜

劉元瑜知襄州，富人子張鋭少孤貧，同里車氏

規取其財，乃取銳父妾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訴，陰賕吏為助，元瑜窮治得奸狀，黥東竄之，人服其明。

他姓子為父妾所出，世以為爭端者不少

李完

李完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屍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illegible]，刑司疑其冤，以獄畀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免同飲人。

得屍於水中、其爲舟師易見。

貢師泰

貢師泰爲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一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認其舟物而有死人、以爲史等所劫、首官、史既誣服、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覺皆自、又有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掠村落間、一日遇諸暨

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訊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又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會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僞鈔高嘗為姚行用實非自造而會與孫有隙故并逮之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會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以就法

師泰臨斷必欲窮情合法自是明斷之名

但取魚非不可解之譬、漁人何以輒殞其命、此實尚未暢然、

江濬

江濬知眞定縣、有黠少年裹石橐中、而僞宿館人、且發其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欲且成、館人箸掠無所得、濬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服罪、

幸此無賴子、不預僞子錢家以俟、不然、此

鞫亦未便得情、

汪澤民

汪澤民爲平江路推官、僧淨廣與隣僧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隣僧因邀廣飲至醉、遂寢其室、廣弟子沈安素苦廣鞭箠、且期遠紹其業、幸廣宿釁、夜持刀往殺之、明日鳴諸縣、隣僧不勝拷訊、乃誣服、獄上、澤民閱其刀有鐵工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卽承、脫隣僧械、

夙讐之人、決無斃之己室之理、自當審究疑竇、

馬裕齋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刳空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裕齋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即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寘其妻并姦夫于法、

只於夜半二字便可體察

周崑

周崑初授玉山令賓旅行李四方蝟集晝夜相續無已時崑盡謝私交民力用蘇邑民吳淸妻外有私殺夫以滅口繫獄事不能決崑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崑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淸此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兇殘久秘自計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已怯一觸其隱卽不自堅立鞫之而服士大

夫為賦靈羊詩一少年挾豔婦從喪䙴於郵亭窺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

靈羊詩不必賦殺人嘗衷謀之三人共事未有不敗露者

殷雲霽

殷雲霽知清江時邑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讐某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

左右、與鎰狎者誰歟、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鎰、柰何殺之、曰、鎰將販於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匿名書不問、而獨問所最狎者、竟得殺人之奸、臨事有智、

雍泰

雍泰知吳縣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妾兩月、匿屍湖中石下、泰召其夫訊之、夫曰、妾

逃兩月，跡求不可得，妾父賂財，始見死所，舁使人視其屍，乃訊父曰，夫寃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屍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以句賂耳，一拷而服、

石下之屍，其僞易知，然此妾畢竟於何着落，必如錢若水之推勘逃婢，則兩得矣、

李亨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隣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於庭，笑

謂隣人曰、汝眞盜矣、果爲汝茄背於初熟時併摘其小者、卽遂伏罪、

近情之照、

甯直

甯直宣德間、擢宿遷知縣、寛廉平易、遇事敏決、州民張謹妻朱氏、晝失金鐶釵釧六事、爲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召朱問曰、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幷隣婦三人耳、卽日召四婦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使其伸足、

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即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鞫即服。隣境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直令跽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諭之，五人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百貫，爲人盜去，訴於直。直曰：汝何所見？荅曰：只枕一石，他無所見。直曰：柰何？令人取石入城隍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於祠下，人爭趨觀。密令隸數人聽察衆中[illegible][illegible]二人立門下，凡觀者

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二人私相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在此，我與汝即其門候之。隸卒因以獲盜。

此君大饒心計，然事多近於戲，惟感悟經年爭訟之兄弟，乃爲善政耳。

劉清惠公

劉清惠公麟爲紹興守，善鬬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有盜市人米，求之不得，麟擒其隣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厲聲曰吾

行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某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矣者其人遂伏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摧蔓俱盡麟疑其讐家也乃令即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轉輾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詢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死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囊中千錢盜去麟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許人縱觀不禁

乃潛使人於門下伺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還枕石者，人誦爲神，

發奸摘伏，在閭里小民，最易起頌，而清惠公守越之大政，實不止此、

戚賢

戚賢初授歸安縣，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行，失御巡意，斥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即市肆交易，雞

猪羊牛、布縷、果薪、充溢街衢、不得收斂、民旣稱便、而壟斷罔貧弱者、倉卒不及掩避、即易暴露、民嘗夜被盜、未獲、賢謁窮出河剛、聞舟中密語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贓來、其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賢素有心計、善劃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縣有蕭總管、此淫祠也、豪右欲誑[illegible][illegible]氣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

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賢笑曰、是木之焚也、命繫之、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策諸賽者心、且賄沒人爲之也、賢所至、使人抹過不暇、大抵若此、

戚公是從事學門中人、而明能照物乃爾、安在道學之必爲迂遠耶、

鄭洛書

鄭洛書初知上海縣、縣故劇、素稱難治、民喜訟、庭下常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其自息、有不息、徐數語折之、即皆引伏、嘗於履端謁郡、歸泊海口、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脗合、一訊即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毋死

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
逮來、集諸隣保訊之、衆云、此客無喪亦無嫂、乃
告者之母、莫行被殺、而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
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
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郎
令解其首帕、密遣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因
乃伏、諸如此皆麗法抵罪、無拘吏文、邑人稱快、

爲令能逢事輒察、民間自無隱情、

馬文煒

馬文煒除河南確山令。敏於折獄。一日有求盜卒磔死於塗。卒母詣縣訟殺兒有主名。煒笑曰。去。令爲若跡之。已從園墻呼卒故所捕盜李某訊於庭。戒門者勿辟人。人人爭前覘令。跡殺人何狀。煒遽傳令闔扉。盡訊諸闌入者。中有三人胸李色動。立叱縛之。具服。故李僕殺卒者也。某子甲與八共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詭言中盜死也。公察其色有異。下之吏。使吏紿其母妻。甲事露。已自實。柰何。可急持所奪錢來。幸毋連坐。

毋妻驚懼，探米罌中錢付吏，甲遂伏辜，諸所摘發多類此，

果能折獄，

郭彭祥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託弟攜歸置產，契券俱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櫬歸，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于州，訊不服，遞越境訴於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扳其弟姓名同盜移

文本州械致、詰曰、汝與其人爲盜致富、其弟𢒼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因詰之、詞甚詳、一一錄記、乃呼其嫂語之、弟遂欵服、還背產、

此婦一腔沉冤、得此鉤致法甚快、

文林

文林陞溫州府知府、至則平市價、程征賦、使貪濫斷割、羣息咸植、又明敏性生、元旦有人被殺死、其家赴愬、然無可踪跡、乃禱之於神、夢鷹三雛、被風翻巢隕地、心計郡有潘英者、其人素不

良、且姓名與夢合、執以訊之、一鞫而服、衆稱爲神明、

夢中之告、亦誠心所感、

王士嘉

王士嘉年十二、賦古塔詩、劉中行見而奇之、永樂初、由太學生、任大同山陰知縣、善斷疑獄、有瞽者賫錢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覺而失之、訴于縣、士嘉佯言曰、此樹孽耳、出城按問、百姓大駭、傾城往視、因密捕其不往者訊之、果服、代府內

藏失幣。門戶扃鐍如故。王召問士嘉。士嘉覘非人跡。疑爲狙所竊。乃以幣列庭。伺羣狙過而覘之。一狙果攫去。因詰其主皆服。追還府。人以爲神。

失錢問樹。前人亦多用此小術。但失幣不類人。而便疑爲狙。未聞有狙爲竊也。

一十二終

牧津卷之三十三目

矜慎

子羔　　于公

袁安二見　　吳祐

陳臨　　張華原

傅岐　　辛祥

孔相循　　喬智明

柳宗元二見　　趙晉

邵曄　　張齊賢二見

錢徽　歐陽觀

魏琰　范純仁四見

蘇頌四見　陸佃

趙抃二見　姚仲孫

趙洽　李士衡

唐肅　王質

王平　王郁

王晦叔　强至二見

余良肱　王德彝

魏濤　王信中

石臯　孫沔二見

葉南巖　林積

黃珂　張昺二見

蔡守愚　季本

牧津卷之三十三　矜慎

明山陰祁承㸁輯

子羔

子羔宰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閉、刖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

臣也、顛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固然也、此臣所以脫君也、

哀矜弗喜、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然據案剖決時、人情未有不以神明自快者、閱此能毋深省、

于公

于公東海剡人、爲縣獄吏、遷郡決曹、決獄平、羅

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何。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弗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

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果為丞相封侯、孫永為御史大夫、

于公決獄、為古今美談、只是一念惻隱、堅不可易、如抱獄具而哭於府、豈復計及見忤太守哉、故有仁心者、尤貴有定力、

袁安

袁安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陽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

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以身試也安曰太守當爲天子廣恩理寃抑奈何顧身謀坐視數千人寃不理乎萬一有不合者太守自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明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袁邵公政號嚴明而作用一出之和藹此古人之所以不可及也○到郡不入府而先往察獄此非眞有痌瘝切體者不能少有名根必避形跡矣

吳祐

吳祐舉孝廉遷膠東相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

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行市母爲醉客所辱長殺之繫獄祐哀其情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法外之仁所全不小齧指投繯情尤可憫

毋丘長自是宇宙間男子、惜未有以死叅與死忠相比、讞為求生者、是亦千古一遺恨、

陳臨

陳臨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德叅古賢天報施、其後子孫繁庶、果符所祝、

旣係遺腹子、又以為父報怨犯罪、此情自

當矜恤。

張華原

張華原爲兗州刺史、獄有繫囚、歲旦謂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還也、果應期而至、

五日之假、於囚亦何益、而於法甚有損、不如清楚犴狴、時其衣食、乃有眞切之惠、

傅岐

傅岐、剡之子、復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鬬死、死家

訴郡郡錄其讐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岐乃放其還家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遂以狀聞

脫械和言上無死心則下甘死法

辛祥

辛祥爲并州北平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若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祥終於安定王樊征虜府長史、

獄有五聽、而察色其一端、

孔相循

孔相循權涖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巨盜、富有資產、及敗、則四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密使郭崇韜之傔將也、與推吏獄典同鍛其欵、欵成、斷令棄市、慮之無言、就法之際、因屢回首、相循疑、召問之、乃曰、實枉、且言適爲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飭命移于州獄鞫之、自韓巳下、凡

數十人、受賄約七千緡、併以伏法、

重犯臨刑時、尤不可不虛心質問、

喬智明

喬智明、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此與吳麟之處毋丘長相似、閱之令人惻然、

柳宗元

柳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刺史柳宗元上狀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

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閱此知毋丘長爲母蓋當奏減矣

趙普

趙普初仕周爲滁州軍事判官宋太祖與言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請更訊之全活者甚衆

百餘之盜定有無辜故決獄不嫌于愼重

邵曄

邵曄知蓬州錄事參軍時楊全知州事性悍率

不曉理道、部民李助十三人被誣爲刼盜、悉寘于死、曄察其枉、不書牘、白全顧核其實、全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減死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宋太宗謂曰、爾能活我平民、深可獎也、面賜緋魚錢五萬、命有司以全事戒諭天下、

活平民之錄事、何以便蒙人主之知、如此、則天下無冤民矣、

張齊賢

張齊賢通判衡州時，鞫劫盜十餘人，皆論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知州等但譴責齊賢曰：齊賢豈欲委罪衆人而自爲已功乎？令改正而已。

改正一言最妙，乃翻案之別名，然可令初按者無愧色。

錢徽

錢徽爲江州刺史，有强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得

貞盜、

二百人繫獄、所干和氣非淺、既知其枉、自應速縱、

歐陽觀

歐陽觀、廬陵人、修之父也、有學行、嘗爲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

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時修纔三歲及既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修果登第列官於朝遂叅政事

嗟乎今之治爰書者直求人死法耳一訊牒而無隙可駁則沾沾自矜寧復知有求生之一念乎

魏琰

魏琰知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廉

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日
得眞盜、
琰自知眞盜有在、故先以縱去爲媒盜之
地、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日、最多惠政、其後爲執政
時、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憇村店、頃
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問曰、明公顧容、上類丞
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

拜、其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初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鬬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晩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完素、命至廳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卽命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鬬爭者、

良民詿誤、實自可矜、村翁見其子、如見范

公當日全人肢體者、所感深矣、完一人而一鄉化、據堂皇而視事者、愼毋以敲扑供喜怒哉、

蘇頌

蘇頌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謂其子曰、尊公平昔以政事稱、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紿、但謂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子白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情觀望或有可悔、既

而此婦死、元孚大慚服曰、其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

雖曰事付公議、其實滿腔惻隱、故不暇論其給不給也、言語輕重、人情觀望、眞是當官坐右箴、

陸佃

陸佃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旣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閱實、三人皆得生、

三人死而盜嫂害兄之人生矣有此宇宙乎獄之不可以一成而不變也可爲永鑑

趙清獻公

趙清獻公抃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吏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癘溼蒸冬有皸瘃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取監簿查看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

者。邵堯夫每稱道其事、

眞是有不忍一物失所者、方能心體中時切此念、馬上飛弔監簿、此法在監司臺尤當時時行之、清獻公非守令時事、而此條與守令更切、特募入之、

姚仲孫

姚仲孫、大中祥符中、爲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責賄其夫不與而懟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

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眞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里胥之生全、賴仲孫一疑、所以不敢遽決、不然、決後而得眞盜、亦無救于寃者矣、

趙洽

趙洽知永新、偶謁告、聞榜笞聲、乃獄吏受財、乘間掠囚、使誣服也、亟置之法、

乘間掠囚此是相沿冢害余三爲郡邑治獄之法尤所關心每一聽訟必於法萬不可寬者方付之獄初入時尤必嚴禁獄卒牢頭凌辱之害其久在囹圄者如夏月上午聽其在西廊下午聽其在東廊以避炎日蒸溼則時給以蒼朮栢香之類冬則束草布絮病則藥劑粥飲皆以時給給必躬親病監一室使病囚得處其中不至以時疫遍染爲患更大囚糧尤不可聽獄吏乾

沒顆粒、如此軫惻然、大盜劇犯、其鎖鐐必堅必緊、絕此輩跑蹿跳擲之念、正所以安全一獄寄命之人、余歷官所至從來無逸獄之累、亦以人心感而用法周、敢附此以告於司牧、

李士衡

李士衡爲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

此必四人有活理、不然、有意爲陷施、則厥
法矣

唐　蕭

唐蕭爲秦州司理叅軍、有商人遇逆旅、而同宿
者殺之、亡去、血沾商人衣、爲捕吏所執、州趣具
獄、蕭探知其冤、持之、後數月、果得眞殺人者、

每見証殺人者、往往以血沾衣裙爲據、此
殊不然、

王質

王質、祐之孫、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嘗以病告歸、一日宗旦因言省視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與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饑寒而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鉤索得情、旣非光明正大之體、尤非哀矜惻隱之心、于野一語、心體畢露、眞仁人之言也、然宗旦能矍然驚貸、可見善導之下、未嘗無良心、

王平

王平爲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傍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者、平意疑甚、州將趣具獄、持益堅、數日、河南逃移至許、核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

曰微司理幾誤殺平民

疑貴執信貴斷維明維允臯陶之所以作士也

王郁

王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踰五十年愼于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孫王欽若果大顯

有意望報於造物乎

王晦叔

王晦叔知潞州時有殺人獄已具晦叔察情非是而面訊之其人自謂不獲眞殺人者無免理終不自列僚屬皆言無足疑因留不決而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辯獄記以戒理官

惜不得其辯獄記讀之

强至

强至初爲婺州浦江令時有民與其母稅邸舍於道客有過者暴病未及聞縣而死縣尉希功往執其母榜之其子惶恐即自誣殺客至爲研

核得其情而釋之、

尉幕胥役、妄執希功之弊、司牧者、不可不究心痛除、

余良肱

余良肱初爲荊南司理、有捕盜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獲眞殺人者、

刑貴能疑、疑則自饒生趣、

王德彝

王德彝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肄業一日有橫屍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冤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

橫屍在舍側決非舍中人所為此儒生自不合死

魏濤

魏濤知沂州永縣兩讐鬭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與監司監司怒

有惡語、濤嘆曰、官可奪、因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困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墮死、隣証既明、其誣遂解、

死之故多端、抵之途惟一、所以決獄、最不可不愼、

王信中

王信中爲溫州知府、屬邑奸民至京、告其鄉人嘯聚爲亂、部臺檄布按官請府治之、信中力抵其誣、一[illegible]三百餘人、又並殺一家三人者、詞連

無辜、累年、信中至、乃具文虔告城隍、遂得其情
一草一木、亦造物生機、誣死至三百餘人、
寧忍不以一身爲請命、

石皐

石皐守定州、唐縣人王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皐至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盡釋、

焚其籍而能寢其事則可、不然、捕風追影、爲害更劇矣、謂皐之立心則厚、而處事則拙、

孫沔

孫沔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兵、并藏所盜贓於民家、後即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眞盜、州將反喜、謂沔

曰、微子、吾何自得脫耶、

盜罥贓於民家、民何以不覺、又何以會飲之人、適符其數、孫公之疑、似有神識、

葉南巖

葉南巖刺蒲時、有羣鬪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擣藥、令舁至幕廳、委一謹厚廳子及幕官、曰、善視之、勿令見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罪狀、

救其讐家於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南巖曰：凡人爭鬬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鬬毆罪耳。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忿懥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公心術之仁厚如此。其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治諸傷，敷瘡處，血即止，雖骨破亦合，有奇效。

仁人之言、仁人之術，即此一念，千萬姓祉。

福可知、于公之門焉得獨高、

林積

林積爲循州判官、覆强盗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章、而生全五十八人、吾何憾焉、

豈特失薦章、即以一身易五十八命、猶當含笑、

黄簡肅公

黄簡肅公珂、令龍陽、有富民楊洪、納畜一女長

爲內壻壻事遊惰洪屢撻之壻逸去有讐家銜之乃嗾其母以謀殺奪室訴於縣獄久不決讐家復以他腐軀報其母母信之冒穢舐其耳目人皆信爲眞珂獨疑之繼洪寬閒之所人謂受賄至標榜於門珂見之一笑畧不問益密訪之踰旬月果得其壻迺召其母還之立釋洪獄人皆以爲神

舐腐軀之首惑婦人而俾之信爲巳子原不足爲的據惟是受賄之謗及門而定見

不爲所撓、非眞心惻怛者、不能、此與[illegible]

水斷女童之事、前後如出一轍、余故不[illegible]

公用法之愼、而特重公誠心之本、

張昺

張昺知鉛山縣、有賣薪者嗜鱔、得薪直以半市鱔、烹食之、一日乘饑恣啖、須之、腹痛而死、隣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詔

初涖任、有綠袍黑幘者、自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見、至前長揖曰、吾某鄉土神、鄉者冤獄、願公雪

之、吳問其故、神曰、其中鱔壽死、非妻殺也、試置羣鱔於水盎中、有昂首出水上者、必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吳如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

大凡辨疑尤須窮物、

鄒守愚

鄒守愚出守廣州、訟劇政棼、多宿藁、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惻、嘗辨誣獄、釋累歲繫不决者、至數百人、有庖人烹雞、雜以茄、羹色黑、御史以

爲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今人如所具烹焉、亦黑、乃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一無辜伏死地、御史悟、竟釋之、政聲於是大振、値歲饑、設策賑濟、民賴以甦、新會民激於徵輸、聚海艘爲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愚單騎往、民望見、輒涕泣解散、

不以疑事殺一無辜、於直指心地、亦自愜然、

季本

季本爲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獄、嘗斷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成心難化、名根更難化、非仁心爲質而鎔以學問者不能、

牧津卷之三十三 終